

## 红与黑



##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正值重大的七月事件<sup>①</sup>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的思路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sup>②</sup>。

---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史称“光荣的三天”，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逊位，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司汤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之所以说“写于一八二七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 上 卷

真实，  
严酷的真实<sup>①</sup>。

——丹东

---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司汤达专家翻遍丹东（1759—1794）著作，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卷首题词，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同样，小说中亦屡次提到丹东，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又，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除英文、意语外，法文的大多系司汤达假托，有时虽署上梅里美、缪塞等人名，但查无实据，无从加注，亦无需加注。



## 第一章 小城

置千百生灵于一处，

把坏东西剔除，

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sup>①</sup>。

---

① 译按：《红与黑》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此书已有赵瑞蕻（作家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六）、闻家驷（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耳！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傅译版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红与黑》。这颇令我为难，当时手上正在译他书。孰不料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尝为小文，其中说道：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砧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片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嗨！那是属于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十之八九，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

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至少还有四家在译《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九三年二月一日再按：拙译浙江文艺初版以来，已届十年。癸未岁末，零四年初曾以三月工夫，与原文校读一过，续有补正，是为燕山版修订本。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看校样时追记。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不无器局偏狭与临事拘执的成分。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具，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sup>①</sup>。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市长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sup>②</sup>，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迤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

---

① 译按：“特”乃法文 de 字的音译，de 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则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所译《欧也妮》《高老头》等作品，译 de 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傅译本影响较大，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歉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自有一定道理。

② 是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

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据推断，当为二四]年大选之后，才谋取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四换一，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有一次，一个礼拜天，这事也有四年了（*il y a quatre ans de cela*）<sup>①</sup>，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暗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想赢得众人敬重，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

① 当指一八二六年，因本书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据司汤达专家 P.-G. Castex 推断：于连约于一八二六年秋，进市长府当家庭教师，主要情节都发生在此后四年之内。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儿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小城镇，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顽都是一样的。

## 第二章 市长

权势！老兄，焉可忽乎哉？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

——巴纳夫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生来说，真是万幸之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修筑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

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三赴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

有多少次，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一面纵目四望，俯瞰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巉岩间依稀能见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汇于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空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

保王党，我是自由党，这件事还得称赞于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片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盎蓝长道 (*terrasse de Saint-Germain-en-Laye*) 相媲美。

至于我，对这条“信义大道”，只有一点责难，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特·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替壮健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去冠梢。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菜园里的大路菜一个模样。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断言，也许是言过其实，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剪枝所得，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林工人，下手就更狠了。

这位年轻司铎，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退伍后退隐维璃叶——照市长的说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某天，竟敢当面对着市长，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

“我喜欢树荫，”特·瑞那先生答复的口气，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荫，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荫浓。我想不出，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倘不能提供收益，种来何用？”

在维璃叶，“提供收益”是权衡一切的金科玉律。这四个字，概括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想法。

“提供收益”，在这座风光绝胜的小城，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外地人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深秀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时，首先会想到，当地居民对美一定特别敏于感受。其实，家乡风物之美，他们固然谈得不少，不能说不受重视，但那是因为能招揽

游人，游人花钱能喂肥客店老板，客店老板则通过纳税，给小城提供收益。

这天，秋日晴朗，特·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特·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语调庄重的谈话，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常常跑到路墙那边，样子像要爬上去。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特·瑞那夫人，看上去是位年约三十许的少妇，依旧相当娟秀。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神气活现的巴黎人物。”特·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三朋四友……”

关于内地生活，不才尽管可以写上二百页，想我还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忍心让读者诸公受罪，领教一番内地人极其啰唆而又老于世故的谈话。

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阿拜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进入监狱和丐民收容所，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

“不过，”特·瑞那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能找什么碴儿呢？”

“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然后再写成文章，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在提起，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去做好事。至于那个本堂神甫，我是一辈子也饶不了他的。”

###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一位品德高尚、不要阴谋的神甫，是一村的造化。

——弗勒利

维璃叶的本堂神甫，已年届八旬；由于山区空气清冽，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性格也如铁一般刚强。这里应该交代一下，作为本堂神甫，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医院，甚至丐民收容所。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甫的。来人很机敏，选准清晨六点，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而且一到，便直奔神甫的住处。

信是特·拉穆尔侯爵写来的，侯爵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谢朗神甫看着来信，颇费沉吟。“想我偌大一把年纪，在这里人缘也不错。”临了，他低声自语道，“谅他们还不把我怎么样！”便转过身来，望着巴黎来客。虽说神甫年事已高，两眼依然炯炯有神，闪耀着神圣的光辉，表示只要是高尚的事，即使担点儿风险，也乐于助成。

“请随我来吧，先生。不过当着狱卒，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不要妄加评论。”阿拜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热心人。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甫，参观监狱、收容所、济贫院等处，提了许许多多问题，听到奇奇怪怪的答复，即便如此，他也一点儿没责怪的意思。

这次参观，一连持续了几小时。神甫想请来客一同回家吃中饭，阿拜尔先生推说有信要写，实际上是不愿更多连累这位好心

的同伴。三点光景，两位先生视察完丐民收容所，又折回监狱。这时，在大门口碰到一名狱卒；那是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生了一双罗圈腿，相貌本来就不雅观，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面目显得格外可憎。

“啊！先生，”他一见神甫便问，“跟您在一起的这位，可是阿拜尔先生？”

“是又怎样？”神甫答道。

“我昨天接到一道严令，是省长专差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吩咐不准阿拜尔先生踏进监狱。”

“我要明白告诉你，努瓦虎，”神甫说，“这位同来的客人，正是阿拜尔先生。我不是有这份权力吗？不论白天晚上，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监狱，愿意叫谁陪就可以叫谁陪。你说是不是？”

“是的，神甫先生，”狱卒低声下气地说，像巴儿狗怕挨揍，不由得垂下头来，“不过，神甫先生，我也有妻儿子女的，一有告发，我就会丢掉饭碗，可我全靠这差事养家糊口哩。”

“我要是丢了差事，一样也会不高兴的。”善良的神甫说来很动感情。

“那可不一样呀！”狱卒紧接着说，“您嘛，神甫先生，谁都知道您有八百法郎收入，有块好地……”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两天里，你言我语，添油加醋，竟有了二十种不同说法，挑起了各种仇恨情绪，把个小小的维璃叶搅得满城风雨。此刻，瑞那先生与他夫人有点儿语言上下，也是由此而起的。这天上午，市长先生由丐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上神甫家兴师问罪，表示他们的老大不满。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觉出他们话里的分量。

“好呀，你们两位！我活到八十岁上，竟成了附近第三个给革职的神甫。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十六个年头。来的当初，这儿还是区区小镇。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全由我来施礼。我天天为年轻

人主婚，就连他们爷爷奶奶的婚礼，当年也是我主持的；维璃叶，就是我的家。看到这个来客，我心里也想过：巴黎来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个自由党，眼下自由党，不要太多了！但是，那又能碍着我们穷人犯人什么事呢？”

瑞那先生的责问，特别是收容所所长瓦勒诺的非难，越来越咄咄逼人。

“得啦，那就革我的职吧，”老神甫声音颤巍巍地嚷道，“可是我还得住在这儿。谁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我就靠着这笔进款过活。你们两位听着，我吗，任职多年，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sup>①</sup>积蓄 (*d'économies illicites*)，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丢掉差事我也不怕。”

瑞那先生与夫人，生活得相当和美。这时，瑞那夫人娇怯怯地问了一句：“这位巴黎先生，能碍着囚犯什么呢？”瑞那先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想发发他的威风，忽听得妻子一声惊叫：原来看到二儿子爬上平台的胸墙，在墙头上奔跑起来。要知道这堵墙比一旁的葡萄园要高出五六米。瑞那夫人怕吓着儿子，一分神会摔下去，所以喊都不敢喊他。孩子觉得自己十分了得，嬉皮笑脸地好不快活，后来瞧见母亲脸色煞白，才跳下来，朝她奔去。这一下，可结结实实挨了顿骂。

经这件事一打岔，夫妻俩也随之改变了话题。

“我一定得把于连雇来，那个锯木匠索雷尔的儿子，”瑞那先

---

① 译按：《红与黑》初版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一八三一、一八三五、一八四〇年，司汤达重读旧作时，对文字都略有修改增补。此手改本在作者死后，留存于友人陶那多·菩奚手里（通称“菩奚本”），现珍藏于米兰市立图书馆。本译本所据原版为一八三〇年初版本文字，菩奚本改而善者，译者也酌情采纳，此处即是一例。谢朗神甫说自己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收入，对假公济私改易河道的瑞那市长和不择手段聚敛钱财的丐民收容所瓦勒诺所长就不无讽喻意味。“来路不明的”一语，系作者一八三一年七月重读旧作时所加。为避免时时打断读者阅读兴趣，下面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于同样原因，凡可加可不加的注，也尽量少加。